

金婚岁月

金婚岁月

赵家欣 谢怀丹

JIN HUN SUI YUE



海峡文艺出版社

金婚岁月

赵家欣 谢怀丹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伉俪集是两位老人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回顾。这里有喜有泪，还有他俩的长者和同代人在风云变幻中的英姿、壮举。

这里有赵家欣的《忆采访‘台儿庄战役’见闻》，有他写的关于弘一法师、郁达夫、老舍、胡愈之等名流的颇有纪念意义的文章……

收在本集里的还有谢怀丹同志柔美的散文。她漫忆童年的作品给人以稚拙之美和故乡恋情；她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在白色恐怖中进行进步文化活动的描述，使我们好像看到她十八岁时在红场高楼上高呼“十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听到她回国后在抗日游行队伍中发出的“向前走，别退后……”的歌声。

本集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晚霞画卷，是一曲与青春曲相媲美的黄昏颂！

金 婚 岁 月

赵家欣 谢怀丹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9.75印张 3插图 15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34—275—X

I·248(闽)/05 定价：3.25元

金婚证



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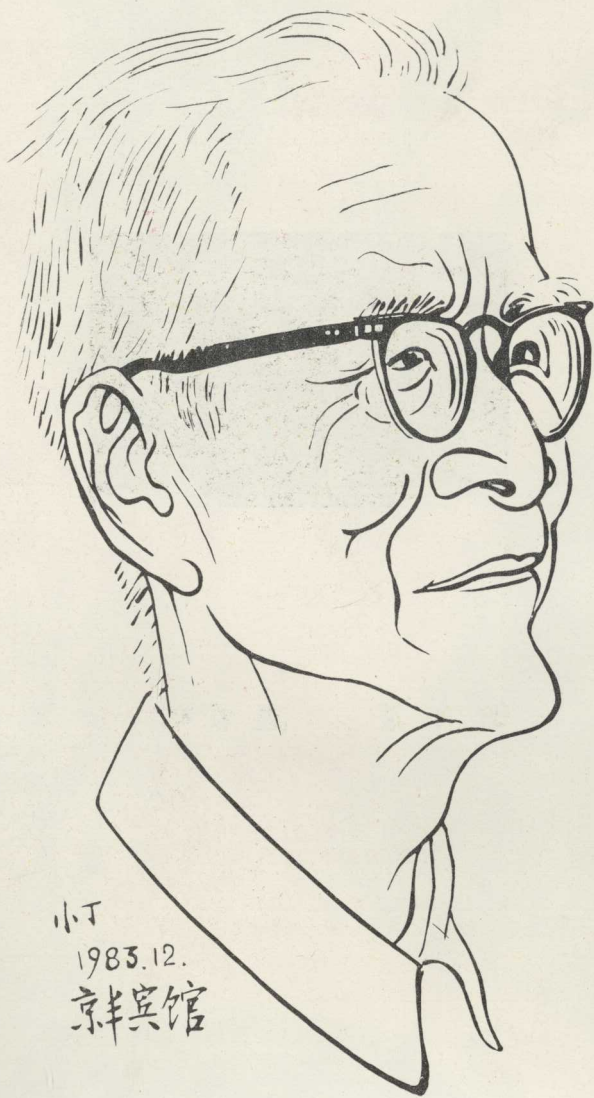
谢怀丹女士赵家欣先生

金婚留念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
中国妇女报
浙江兰溪云山制药厂

一九八九年十月





赵家欣画像

丁 聪

序

郭 风

我和赵家欣、谢怀丹夫妇也许可以说是同辈人，都年过古稀，但自己的年纪比他们小二三岁。然而，坦率地说，我一直对于他们怀着尊敬的心情，而且有一种很有趣的心绪，这便是把他俩作为长辈看待。现在想来，心中竟有此种情感，可能由于早在30年代，在我还没有认识赵家欣、谢怀丹同志时，便已经拜读家欣同志的作品，也听说过怀丹同志的一些进步的、革命的经历和事迹。而在那些日子里，自己还正在文学的门庭之外学步，对于写出美好作品的作家，无不心怀尊敬之情，一如小学生之对于师长。大约在30年代末期，我对于家欣同志、怀丹同志都怀有这种情感。四十年代中叶，我到福州工作后，才认识了在心中景仰已久的家欣、怀丹夫妇。当时我除了时到王西彦同志家中坐

谈外，也常到家欣府上拜访。我一直抱着对于西彦和家欣夫妇请教的心情。

家欣、怀丹二同志合著的散文集，命书名曰《金婚岁月》，颇得体。我提醒亲爱的读者注意，这里所收的作品，其实记录的是他们的革命经历，或者是他们在革命和参加进步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岁月中的经历；这中间有一些特点，譬如，通过与某些进步文化人、革命社团的交往，以反映三、四十年代我国进步文化活动的真实面目，反映在抗日的烽火中我国文化人的爱国行动，所以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而且如陈松溪、黄安榕二同志在《喜讯·祝愿——〈金婚岁月〉编后记》中所称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们的一些作品中，譬如怀丹同志的作品，记录一些有关儿童时代的人事和印象，也有一些记游性的抒情散文，乃至怀念自己的爱子的作品，其行文十分自然、真挚、纯洁，这样的散文都是上乘之作。她的有关革命经历的散文，另有专集出书，所以这册集子里未能收入。

请允许我在这篇《序》（其实不敢曰“序”，只是一篇怀着尊崇之情的读后感）中，约略谈

一些家欣、怀丹二同志的夫妇之情。我至今记得，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家欣任《福建时报》社长、总编辑，他们夫妇二人利用主持报纸之便，“曲折”地和当时的反动政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家欣同志生病了，我看见怀丹同志形影不离地护理他。近四、五年来，怀丹同志健康不若以前，时常住院，我如去福建省立医院取药或看病，时常见到家欣同志为怀丹的健康而奔忙。……对于他们夫妇之情，对于他们“举案齐眉”的至老不衰的爱情，我以为是在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之上的，如果不嫌我的“联想”有些“牵强”，我要再说，也是他们的政治品质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种体现。这些情况，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也有若干记述，我以为颇为可观。

松溪、安榕二同志的编后记写得很好，我心中要说的话，他们都说出来，这样，我就不用多费笔墨了。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金婚岁月》，我个人表示深深的感激，因为家欣、怀丹都是为我所尊敬的友人，而这本散文集中又收了那么多的好作品。

1989年12月25日，福州

目 录

序

郭 风

赵家欣作品

- 1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
- 11 郁达夫在厦门
——纪念达夫先生殉难40周年
- 22 胡愈之同志二三事
- 25 誓雪江山半壁仇
——纪念老舍先生逝世20周年
- 28 纪念郑振铎先生
- 32 迟到的春天
——从悼念丁玲想起的
- 35 忆严叔夏
- 45 一缕追思
——悼念贾祖璋同志
- 50 你悄悄地走了
——悼叶康参同志
- 53 缅怀往事悼宦乡

- 58 鹭岛招魂
——悼念许景煌同志
- 62 女兵谢冰莹
- 67 鹭江江水惹离思
——怀念远隔南天的学者郑子瑜
- 71 京华晤黎丁
- 74 缅怀南国一高僧
- 79 “樱花三月黄鹤楼”
——1938年春武汉纪事
- 84 忆采访“台儿庄战役”见闻
- 88 燕江风雨
——回忆黎烈文和永安改进出版社
- 96 “青记”漫忆
- 101 我与《星岛日报》的往事
- 104 慈母颂
- 110 愿世代都有幸福晚年
- 112 5月21日记事
- 116 星期天随想
- 120 不知老之已至
- 123 岁月无情人有情
- 127 夕阳正灿烂

129	五次画像
133	古老的话题找到了答案
136	故土情深
143	咫尺天涯情无限
146	春城五月吊李闻
150	烟雨黄鹤楼
153	人在诗意里 船在画中游 ——长江三日行
158	访武侯祠
162	众老会鼓岭
165	教训不该忘记
167	从级别想到知识分子
170	变与不变
173	漫话顺口溜
176	国家无文虽富亦贫
179	颠倒了的书市 ——从沙汀的四折书想起的
182	“脑体倒挂”小议
185	车厢社会
189	爱国诗人闻一多

- 192 心血凝成的语言
——《蒲风选集》读后感
- 198 喜读连奇先生的《小楼随笔》
- 202 从“蜻蜓点水”想起的
- 204 状元无点墨 入骨肆嘲讽
——看高甲戏《连升三级》

谢怀丹作品

- 209 伟大人杰 巾幗楷模
——沉痛悼念敬爱的宋庆龄名誉主席
- 212 我们的好大姐
- 215 莫斯科中山大学琐忆
- 220 在莫斯科二三事
- 224 龚家花园晤王助
- 228 忆抗战初期的厦门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
- 231 燕江寻旧
- 238 两朵白花
——悼念贾祖璋同志
- 241 小堂后街
——儿时琐忆之一

244	四姨
	——儿时琐忆之二
247	邻居
	——儿时琐忆之三
250	张老师
	——儿时琐忆之四
254	老槐树下
	——儿时琐忆之五
258	爸爸的误会
	——儿时琐忆之六
260	缠脚与上学
	——儿时琐忆之七
263	爸爸的梦
267	母亲
271	一位遇难运动员母亲的祭文
275	一滴眼泪
279	一斤茄子
281	身在福中应知福
283	人到老年老伴亲
286	生日
289	说死

- 292 战而胜之
 295 幸福三感
 299 我开辟了“第二战场”
 301 剪报
 304 说花
 308 昙花
 312 木棉花又开了
 314 鼓岭消夏
 317 鼓岭寻桑

- 322 让他们多做些贡献
 ——贺“敬老日”
 324 漫谈生气
 327 谈谈打孩子
 330 有感于“第132位”

- 335 喜讯·祝愿
 ——编后记

陈松溪 黄安椿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

一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圆寂于福建泉州。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人在纪念文章中，对从活跃艺坛的李叔同到清静无为的弘一法师这一人生历程的惊人变化，作过探索，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法师圆寂后，我曾写过两篇纪念文章，题为《李叔同出家之谜》和《半世艺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生平》，分别刊登在《前线日报·战地》和《改进》月刊。当时我对于他的出家，是既表惋惜，又很不理解的。1979年到1980年，我怀着“江山妩媚故人稀”的心情，写了一些追忆相继谢世的师友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记弘一法师》，对李叔同的出家再度作了探索，我的看法仍是一家之见。

近来有些敬仰弘一法师的朋友，又和我谈论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回忆和沉思。

李叔同出身于巨商富户，青年时代过的是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是一个才气横溢的翩翩公子。留日期间，他的出色艺术才能，曾享盛誉。回国以后，在上海当过报社编辑，在杭州第一师范从事教学，写过不少诗文。当年培育和影响下的青年学子，不少人成为现代著名艺术家、作家，如丰子恺、刘质平、贾祖璋、曹聚仁等。他是一位受人钦敬的艺术家、教育家。这样一位才智过人，人生道路上并无重大坎坷的知识分子，居然看破红尘，别妇抛雏，出家学佛。

1918年秋，“五四”运动前夕，李叔同带一名家人，挑一肩行李，到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出家，从此一心学佛，不问世事。他的日本妻子怀抱幼儿赶来探望他，李叔同拒不见面。她在虎跑寺前徘徊良久，凄然离去。看来李叔同出家的坚定性，正是佛门斩断情丝、大澈大悟教律的体现。但是他为什么出家，是很费解的。

二

弘一法师最得意的门生，最虔诚的弟子，

已故的文学家、画家丰子恺对李叔同的出家有独特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三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